

史詩小說初探

裴樹海 著



史诗小说初探

裴树海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史诗小说初探

裴树海 著

责任编辑：于星 封面设计：方楚涓

责任技编：山川 责任校对：晓 静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万字

1991年5月 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登记证号（粤）第11号

ISBN 7-306-00429-8

I·32. 定价：4.60元

自序

文学研究跟别的学科研究一样，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偏重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之所以探究这一问题而不是那一方面的未知数，学术界追踪的研究轨迹之所以会殊途同归，粗粗看去，似乎是研究者兴之所至、业之所向，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动因则是时代使然。《红楼梦》研究从脂砚斋的评点到胡适的考证再到何其芳的综论，研究的重心已经从史料到作家进而至小说作品本身了。这些研究课题的转换，仅仅从脂砚斋、胡适、何其芳的个人爱好、学识专长、治学方法来解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的原因，除了个人的偏爱与专长之外，更根本的是那个时代学术潮流的推动。

小说研究在中国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不是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以前的事情，当时文学研究者大都持班固“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小说家不在其中”的见解。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全书只字未提小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自成一家之言，小说也未列入评论之一体。论诗衡文，高标风骚，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学术领域。这种以诗文为重的状况，只有到了李贽、叶昼、金圣叹等人出来评点小说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明清时期，小说后来者居上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小说的影响日渐扩大，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逐步移到小说上来。近代小说创作十分繁荣，小说理论也非

常发达，梁启超那班满脑子维新思想的人物，大声呼唤小说改良，高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试图将小说放在感情美学的框架内，提出建立有别于诗话、词话的小说话。小说研究一时间热乎起来，大有小说学成为中国显学之趋势。这种看重小说的研究风气延续到“五四”之后，在新文学革命的大潮中，由于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的倡导和实践，伴随着新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小说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卓有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研究仍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无论在小说理论、小说创作、小说作品、小说史、小说美学等领域内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甚至于一些小说名著的专门研究成为一个时期内文学研究的热点。

我对小说研究有兴趣，倒不是想跻身于中国显学的门庭之中，老实说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记得我在幼年时，在一个僻静的山村里，读了《故乡》，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诗意，也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还看到了生活的朦胧的希望。这次文学的启蒙，使我开始喜爱鲁迅的作品。后来研读了《鲁迅全集》，深深地敬佩鲁迅为人、为文的伟大。他那爱国者的远大志向、革命思想家的韧性战斗、文学大师的继往开来、教育工作者的百年树人等光辉的精神和品格，几十年来都一直鼓舞着我要默默地为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而不懈地工作。鲁迅先生专攻小说，创作与研究同放异彩，开一代风气之先，时时又激励着我，使我也想在小说领域内成为一个爱好者和研究者。

也许受到鲁迅先生的启迪吧，源远流长的中国小说史领域令我入迷，开始一页一页地读《中国小说史略》，后来一

碰见这方面的著作，如《晚清小说史》、《中国小说八讲》（提纲）、《中国小说史稿》、《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就用心地研读。脑子里有了一个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总谱，此后则津津有味地阅读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小说作品，又接着翻看中国历代小说论著。渐渐地就钻进了小说的圈子里去，兴趣有增无减，心里情不自禁地惊叹中国古往今来小说的繁富，也不由得称道中国小说理论的深广。小说史的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说明，小说理论范畴规律在历史上找到了根据。于是由博而返约，在小说的汪洋大海中，格外喜爱它的珠穆朗玛。也多少受到李卓吾、金圣叹的一些启发，研究小说也可着眼其大观而深探，如李氏专评宇宙五大部文章，金圣叹只评点五大才子书，不在文学的万里荒原里浏览其冬去春来，只顾盯住文学珠峰上的无限风光。于是我决计选取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去探寻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

鲁迅的小说建树重在短篇，而我倾心研究的则是鸿篇巨制，这不是故意另辟蹊径，而是在时代的启示下所作的一种学术选择。我有幸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虽然没有受过战火的洗礼，但感受到了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气息，经历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岁月，社会主义祖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从本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变革进步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文学潮流在曲折地发展，当代中国小说出现了新的高涨，产生了一批描写新世界、新人物、新主题的优秀作品。但丁和雨果，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高尔基和海明威，都令我们赞叹，但我们更热切地期望中国自己的但丁和高尔基的出现。我们为中华民族曾经涌现了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小

说巨人而感到非常自豪，可是我们更需要今天的罗贯中和鲁迅。这是时代的呼唤，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人民希望文学界出现新的文学大师和史诗小说巨著。怎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呢？史诗小说家和史诗小说名作怎样才能产生呢？从创作实践中提出的研究课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科学的回答。我正是从时代的呼唤声中萌生了要走进小说之林去探究一下的念头。学问有师承。学问如果不停留在注疏上，那就不能不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大海里吸取新的源泉和力量。正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促使我选择了探究史诗小说的新课题。什么样的历史时代和文学时代，就研究什么样的课题，这不是倾向于趋时，而是给研究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开拓新的学术地带，向前推进某些领域的研究。

我研究史诗小说，不是自80年代开始的，应当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当我50年代在武汉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就写了几本读书笔记，毕业前夕，我便将这些笔记整理了一遍，名之曰《问津》。自然这些读小说的笔记之类的文稿没有得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但是它是我在青年时代思考长篇小说历史命运的开端，其中有一篇长文《史传小说》，主要是论述中国史传小说跟外国史诗小说不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表现在它的史传性上。在全文的末尾，我表示了自己对小说发展前景的期望：“当我在巡视小说的连绵群山的时候，不禁连声喝采叫绝：绝妙的小说家呵，在他们艺术彩笔的挥舞下，那样广阔的社会人生，那样激变的历史时代，那样丰满的艺术形象，那样微妙的思想感情，那样深刻的生活真理，那样丰富的历史经验，那样光辉的生活理想，

都在我的面前，如此清楚单纯，如此形象生动，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妙笔生花地展现了出来。”“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小说创作积累了无穷无尽的经验民族，在小说发展的大道早已开拓出来的国度，我感到了小说高度发展繁荣的气息。”“如果能够从几百部小说中产生出十几部真正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长篇杰作，那将是怎样开辟了小说发展史的伟大时代呵。”为了迎接名家辈出、杰作如林的小说繁盛时代的到来，自己决心毕业后在工作中继续这方面的研究。1962年2月13日晚上10时，我在这本《问津》集的开篇小序中，写下了今后要长期探究长篇小说的愿望：“小说确是艺术的生活教科书，是形象的历史教科书，又是综合的语言艺术。它是人类文艺高度发展所达到的艺术峰峦，它里面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积聚了完美绝妙的艺术，要了解它，从中吸取对我们还有价值的东西，却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学习和研究。”当时我的思路很明显，着重探究中国小说的民族独创性，总结小说的历史经验，是为了向现实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揭示中外史诗小说的特征和创作规律，是想为创造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史诗小说而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因此从60年代到80年代，我从华中大都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国，又从塞外阴山回到繁华喧闹的南方港城，尽管工作南来北往，人生如斯，可是在我的脑子里，并没有忘掉自己的《问津》。在80年代初，我翻检了一遍《问津》里面的文章，重新作了一些加工修改，变成了一本《论长篇小说》，主要探讨了长篇小说的史传传统、典型人物、情节结构、民族独创性、艺术力量、各种写法、发展与成熟，以及小说与戏剧、电影的异同及其互相影响。而我这本《史诗小说初探》正是前者宏

观的扩展与微观的深入的产物。宏观方面，不局限于从文体范围内来研究长篇小说，试想从古往今来文学潮流方面来作一综论；微观方面，则专就史诗类小说作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探讨，不去包罗一切长篇小说。

我的研究，从一般小说进而至长篇小说，再到 史 诗 小 说，也就是从总体到个别。虽研究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但我侧重探讨的仍然是下面这样一些问题：

史诗小说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汉民族远古流传下来的长篇史诗至今尚未发现，那么中国史诗小说的源头在哪里？这个起源问题是史诗小说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如不弄清它，其它问题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

什么是史诗小说？它跟其它类别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史诗小说在文体上的主要特征即史诗性，为什么又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学范本？各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史诗小说有何区别？史诗小说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一种范本，应当承认它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

史诗小说的艺术创造和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是否发现了这种规律性？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的确存在着偶然性的现象，我们对此如何解释？只有说明了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史诗小说创作成功的秘密才能揭露，对它发展的历史线索才能把握住。不能因为艺术思维的复杂性就否认小说创作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也不可将普遍性的命题简单推演一下，就匆匆忙忙地宣称发现了客观规律。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发现它，并不容易。

20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命运是否江河日下？战 后 几 十

年来划时代的史诗小说为什么千呼万唤不出来？社会主义时代为史诗小说的诞生开辟了开阔的前景，史诗的人物、生活、题材是无比丰富多采的，激情、理想、主题是史无前例的，作家也不缺乏描写史诗的才能，问题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与作家的主观努力如何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文体，长篇小说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目前还不能断言小说的景况不妙，一时的曲折并不意味着它的日暮途穷，事实上小说仍然是文学森林里的长青之树。

探讨史诗小说的起源、特征、规律、前景等问题，跟别的研究领域一样，都应以发现真理为目标。自古以来，各个时代的小说研究者都有所发现，他们阐述的真知灼见，是对小说的真理性的认识。明代叶昼点出：《水浒传》因为真而能活，因为活而能与天地相始终，这可以说他发现了小说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清初金圣叹大为赞叹《水浒传》之奇，奇书中有奇人、奇事、奇景、奇文，唯其奇而令人乐，作者之所以能写出令人如此之乐的奇书，是由于他会因文生事，因缘生法，犯而不犯。这是对小说创作规律的一种发现。鲁迅发现了小说的价值在于突破传统进行思想艺术的创新，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他又认为唐代传奇、宋人平话、现代新派小说的产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三大变迁，这是概括中国小说发展过程的科学创见。

在小说研究中要有所发现，强调掌握材料，以事实为据，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不能不讲求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古今中外，一定的小说观点常常跟一定的小说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如果把小说看作是载道之文，那就会采用以经治小

说的方法；把小说视为历史的支流，便会以史治小说；把小说当作一种独特的文体，便会以文治小说；把小说的功用归结为劝善惩恶，便会以善治小说；把小说视为一种美文，便会以美治小说。假使将小说视作社会人生的真实反映，便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将小说仅仅看成一种语言艺术，便会应用语言学的方法；将小说视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现象，便会使用文化学的方法；将小说当作人类心理的透视，便会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将小说视作社会人生与宇宙自然互相渗透的综合体，便会采用理科的方法。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各种各样，因而研究小说的方法也甚多。我们选择何种研究方法，首先取决于我们赞成何种小说观，核心问题是对小说的概念作出现代的科学解释。

小说是什么？永远都不会有圆满的答案，但又确乎存在着明确而具体的规范，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作出自己相对而准确的回答。在今天，我们可以从多种学科的角度来给予说明。从哲学角度来说，小说这种艺术思维无疑是社会存在的艺术反映。从历史学角度来说，小说是一定的民族历史的一种文学形式。从美学角度来说，小说是概括了现实美的一种艺术美。从文体学角度来说，小说是集合了诸种文体要素的独特的文体。可见小说提供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课题和学术领域。单就小说这种文学现象或者说艺术生命现象本身来说，也是一个生活思想艺术的大千世界，可以从作者、本事、人物、情节、结构、情理、大观、境界、细节、语言、笔法、风格、流派、续书、版本、影响、价值等十七个方面去进行综合的探讨。小说这种研究对象本身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学会运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我们的视野如果开阔一些，就

可以看到今天科学发展的潮流之一就是综合，多种学科的自然而有机的综合。要攻克人类面临的难题，追踪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努力靠近学科的前沿地带，就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采用综合法，正是适应了今天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世纪之交的科学精神。

• 运用综合方法去研究小说，就是要将中国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先要从小说作品本身去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整体研究，再从相关学科角度去进行多学科的探索，还要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纵横审视。这样的研究方法，就不是单纯的评点考证，而是有实证的材料；就不仅仅是思辩逻辑，而又有科学的理性；就不完全是学科交叉，而又有综合的总结。这样，才较有可能揭示出小说的综合性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途程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历史大道，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每个时代的研究者只能在科学大道上走一段路程，完成其中的任务。也许由于善于整理和总结前人的成果，于是超越了前人，或者走在时代的前头，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为未来的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决不可能代替前人和后人的研究工作，因此不可无视前人和别人的成果，而应当把前人和别人研究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什么都是从零开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有时看起来似乎从零起步，实际上是在前人和别人铺平的道路上前行。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从哲学上美学上去评论它，好象是前无古人，突破了评点考证的研究传统，实际上他是以西方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作为自己研究的发端。

鲁迅开拓中国小说史领域的研究，无疑是空前的突破，但无可否认，他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文学史所达到的学术水准基础上向前推进小说史研究的，历史进化论和小说文体论是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理论基石，这两论就离不开前人和别人的建树和启示。否定前人和别人的一切成果，不是追求科学创见的正路。研究小说的起点不放在零上，而从学术史的中介点起步，继续向前推进，这才是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途径。

既然科学研究是无穷尽的里程，那么科学真理的发现就不可能是转眼之间顿悟得到的，必须有长期而艰苦的思考和求索。对于史诗小说的真理性的结论，本书不可能提供多少令人满意的回答，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接近自己时代的论断。即使如此，也需要许多人共同的努力。这本书要说的，只是一种初探的结果。史诗小说的产生没有神话问世那么难以理解，它不过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现象。史诗小说发展的大跳跃，并不是历史的中断，也不是历史的回归，而是小说成熟时期的起伏。在 90 年代至下世纪初期，长篇小说的历史命运将会在曲折中发展，新史诗小说的问世，仍然是一种可能的现实性。小说理论上一切的呼唤和倡导，单由逻辑本身来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必须有待于创作实践的检验和证实。

走进小说研究的天地里，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而是在阳光下的田野上耕耘。呜呼，言不尽意，以上些小常言，是以为序。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开拓史诗小说研究的领域…………… (1)

一、史诗问题是文学研究的大课题…………… (2)

二、史诗小说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7)

三、努力建设中国的史诗学…………… (10)

第二章 史诗主义的演变…………… (16)

一、史诗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普遍现象…………… (16)

二、史诗理论是文学美学的组成部分…………… (27)

三、史诗主义的文学潮流…………… (71)

四、史诗主义的特点…………… (76)

五、20世纪的史诗主义…………… (86)

第三章 史诗小说的由来…………… (99)

一、从史诗到史诗小说…………… (99)

二、欧洲史诗小说的产生…………… (103)

三、中国史诗小说的形成…………… (106)

第四章 史诗小说大观…………… (113)

一、史诗小说的特征…………… (115)

二、史诗小说的各种类别…………… (151)

三、史诗小说的价值…………… (156)

第五章 中国史诗小说的历史经验…………… (171)

一、史诗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 (171)

二、中国史诗小说的辉煌成就·····	(187)
三、史诗小说问世之谜·····	(192)
四、史诗小说创作方法的特点·····	(217)
第六章 史诗小说的写法 ·····	(232)
一、史诗小说题材的审美选择·····	(233)
二、史诗小说构思的艺术世界·····	(238)
三、史诗小说人物的艺术创造·····	(242)
四、史诗小说结构的各种样式·····	(250)
五、史诗小说风格的雅俗共赏·····	(259)
六、史诗小说手笔的艺术表现力·····	(261)
第七章 努力创造水平更高的史诗小说 ·····	(263)
一、史诗小说家的成熟·····	(263)
二、小说家的史诗探求·····	(271)
三、史诗小说家的创作心理·····	(278)
四、史诗小说家的创作实践·····	(284)
后记·····	(288)

第一章 开拓史诗小说研究的领域

在文学的百花园里，有一棵美丽的牡丹，它就是史诗。在作家笔耕的原野上，有一片大树参天的土地，它就是史诗。在批评家审美判断的天平上，有一个最重的法码，它就是史诗。在文学史家撰写的史册中，有一页非常辉煌的篇章，它就是史诗。从特洛伊血战的肉搏到攻克柏林的大决战，从周代幽远古朴的短歌到近世革命风暴的鸿篇，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到布莱希特的《戏剧小工具篇》，从金圣叹的评点到当代人对史诗的探求，古往今来，史诗这个茫茫无涯的艺术世界，集结了多少社会生活的悲歌欢曲，包含了多少艺术哲学之谜，蕴藏着多少文学美学的真谛！它是希腊神话的缪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钟声，西班牙文学天宇上的一道闪电，俄罗斯文坛的雷鸣，印度文学殿堂里的雕像，中国小说家者流的绝唱。它是最古老的英雄诗章，又是最现代的社会交响乐。一切美妙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人们对史诗的倾倒，万千个学问家的艺术思维和辩证反思，仍然难以穷尽史诗的奥妙所在。人世上的文学作品多如星斗，为什么史诗之作那样迷人、那样高深？如果不是出类拔萃的鸿篇巨制，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不是芳香留万代的小说峰峦，那就休想荣获史诗

的称号。那绝世美妙的史诗，确实是一顶文学的桂冠。

但是，也不要以为史诗是但丁《神曲》中的天堂，银河之外的星系，封闭的夸克，遗传基因的密码，人类思维触角无法达到的玄学之境。它不是镜中之月、水中之花，而是天宇上的太阳和月亮，人世间的名山大川。生活海洋里蕴藏着史诗的富矿石，文学长河中不时卷起史诗的浪花。中外古今，几多文学先师后生，都在史诗的悬崖绝壁上攀登。无论是创作，是批评，是研究，都会经常接触到史诗。视而不见，远而敬之，畏而避之，似乎都不是明智的举止。笔者研究史诗，不是由于对神游诗国的偏爱，倒是受到这一句极平常的话的启示：不研究史诗，就不知文学之奇妙。

一、史诗问题是文学研究的大课题

史诗问题是一个文学研究的古老问题，至少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研究它了。20世纪以来，人们再度接触这个课题，产生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分歧。因研究者未能深入探究其本同末异、源流正变，故始终各执一端。于是它又成为一个新的未知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文学，总是伟大作品罕见，优秀作品时有所闻，一般作品充斥书架，平庸作品堆积如山。历来的研究者总是选取那些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要平分秋色是很难奏效的。自古以来，史诗文学好象似断实连的峰峦座落在文学史的山脊上，史诗作家群拥有不少文学大师，许多史诗作品都以鲜明的民族独创性、深刻的时代精神、较为完美的艺术而著称于世，有的甚至成为